



金閭稿目錄

卷之一

辨辨奸論

明故太孺人張母行狀

莫中江先生全集序

贈郡博士姚先生序

戴處士鳳梧墓誌銘

廣陵李君像贊

寄張太史洪陽書

管東溟疏草跋

卷之二

奉徐宗伯先生書

與孫栢潭太史書

奉王荆翁閣下書

奉申瑤翁閣下書

上沈少宰蛟翁書

上座主王相師書

與鄒南臯吏部書二首

與戴謙甫書

與王敬美大叅書

與沈太史書

與顧韋所給諫書

尤伯母尤太宜人壽序

金閭稿卷之一

辨辨奸論

馮時可元敏著

蘓洵作辨奸論以詆王安石其曰口誦孔
 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而陰賊險狠與人
 異趣又曰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
 喪面豈其情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
 大奸慝斯言也亦少過矣安石僻也非奸

也僻於身為惡衣惡食僻於天下為青苗
保馬一也彼固不自知其僻也彼其挾高
世之資而行驚世之行其所喜名也循而
不創用衆而不獨運則無以為名高是以
紛紛舉行新法以求過於前人而附和者
又以為堯舜周公之業宜其蔽而不自覺
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安石之變
法自其衣敝食麤之際而可窺矣若所謂

奸者卑而鮒入恣而鯢居黷貨錮權如李
林甫盧杞是也安石口孔老而身夷齊大
閑無所踰細利無所賴而何以奸哉抑其
誤天下有由矣大抵喜名好恠者多高標
而濶視高標則易於忽君子而濶視則難
於察小人君子既忽則排而不顧小人不
察則近而日喜喜小人而身亦小人矣排
君子而身非君子矣嗟哉彼其詹詹間

務以釣竒欲求高於君子也而不知其身
爲呂惠卿蔡京諸人之竒貨蓋可悲矣指
奸而擣抗之不無過焉奸者習人情以賊
物而僻者昧人情以拂衆奸者如鳩酒董
肉意死人而死之也僻者如金丹石散意
生人而死之也奸者亂天下而僻者誤天
下吾不敢以誤天下者而爲亂天下也吾
亦不敢以口孔老而身夷齊者爲林甫盧

杞也雖然誤天下斯亂天下矣安石非林
甫盧杞也所引則林甫盧杞也靖康之變
熙寧爲之也韓子曰服文采帶利劍是謂
盜竽謂安石非奸則可而寧非奸之竽哉
明故太孺人張母行狀

初給事君倚金莖而賦白華也則上書請
急歸歸閱七月而太孺人喪矣太孺人先
無恙不欲給事君留給事君重違養而又

重奪其意裝束而再解圍飭而再止矣曰
余怍怍然心動也得無變乎卒不往而得
面訣也余時存給事君苦次給事君慟幾
毀質旣小祥而支牀哭語予不肖無能不
朽太孺人將次其事以徵言太史氏而苦
不任握管也幸與子交誼不淺子稔聞母
氏行矣敢席子狀之不佞唯唯退而卒業
焉母系周氏爲吳著姓生而婉孌恭孝甫

能食具諸方菓食王父而取其菲者曰不
欲以口故損吾家母錢王父竒其言謂必
吾女也能克人家者擇配而歸贈公張子
心先生時年未及笄謁舅姑房帷間珮琚
雖然也所進甘毳必適舅姑宜之捐管鑰
而屬以當戶母遂益務攻苦旦先贈公起
而夜後贈公寐曰若能以儒業效吾女紅
乎贈公居澤宮與其魁傑賢豪日相飲酒

談笑角逐以爲樂而母不愛簪珥益具醇
鮮即贈公亦不知所繇置矣贈公困棘圍
母乘間史之歸而獲視親喪則泣曰賢哉
我婦之相吾孝也贈公不欲謁選則母力
贊勸駕者而將赴西安簿則母力尼勸駕
者及往甫二月而姑訃至而始服母早見
也贈公終喪補仙居簿母語曰夫使爾偃
然民上以佐令牧也而於人無所濟是斷

櫛被繡耳何以勞千里爲哉贈公念其言
慎于對簿口盡而手劑郊如在縣縣如在
市而人人以爲令弗如也時海寇日瞰城
而城圯勢危甚贈公職守母曰勉哉若城
存亡與子共矣贈公以故益自厲却筮而
兩却障而日與其下雜操作而賊卒不敢
睥睨城賴以全郡中津橋故權塩王權者
屬郡佐醜使者獨察廉用贈公贈公非所

好而難于辭母決之曰若不見庖者手賦而饒者服垢且柰何以邑小吏侵郡大夫權贈公因奏記固辭使者怒曰若避嫌爲名高爾吾終不爲若名母聞而勸曰良工不窮技嘗鼎一臠可知味矣吾與若採蕨以蔬而伐條以爨可以卒歲何至北面少年爲贈公遂投劾歸歸而母復當戶也以粗糲代梁肉而以皂綈代統綺久之稍有

餘羸贈公安焉居嘗讀內則女誡諸書持身理事以書自律王父因祝融廢箸悉力養之死卜地以葬即墓木拱而往拜哀如初莽然撫諸弟室其未室者逆寡妹就舍衣食之其處諸妯娌以勞先而以身後諸妯娌感其後而不妬其先也所遺卹親族無少愛曰其困于義也寧困于財謹視減獲嚴而不失恩曰彼亦人子安敢牛羊用

耶居常奉西土教曰吾不史佛而多其清
淨慈仁以至行德閭里則梁津蹇道日伺
流丐而糴其饑者衣其寒者櫛其喪者獨
不爲浮屠檀越曰吾寧以鐘釜資貧匱無
寧以圭撮資游隋也愛諸子甚而傳古義
以教督親與隲文不少姑息嘗曰若上世
以德世而父以儒業將食其報於若乎若
以儒效之主以德行之天下庶幾亢若宗

矣諸子感激各自奮庠序而給事君鼎思
以庚午登鄉薦丁丑舉進士與館選母喜
曰兒庶幾以儒效之主矣已就養至京而
泣曰恨先君子不及見也給事君試最而
不獲留館若微有拂然者則勉曰若職言
也忠佞進退國是臧否係于若齒頰間吾
望若以德行之天下庶幾是官而柰何薄
也以吾爲縣尉婦而爲給事母腆矣歲已

卯大婚禮成 天子推恩及母則又泣曰
恨先君子不得同也及踰二年而值辛巳
元日泫然謂給事君曰吾五霑燕雪而五
違吳門春矣若弟妹在舍寧能無念給事
君知不可挽遂以使事奉太孺人還因留
其配侍養而身復命癸未皇嗣生太孺人
載受封章而給事君聞弟汝春計虞重傷
母志則請告于朝當宁以給事抗顏持大

體倚爲重然不能奪也期以半歲復給事
君旣歸子舍而太孺人蹶額曰兒身豈我
有耶 天子兩錫譽命而兒未百一報柰
何以老身故而勝天子恩且吾勝七箸無
席兒也給事君不忍行而夷猶徙倚間太
孺人捐館矣嗟乎送死大事太孺人能早
見舅姑而給事君亦不後太孺人孝通神
明信矣哉給事君與時可同鄉舉以意氣

相善而近為山澤遊時相過從獲知其詳
因加編次若其採擇而銘之則在太史氏

莫中江先生全集序

始余以進士謝病歸而從莫先生相與修
古先生勗予曰而來而嚶嚶然而不馴道
而詣其閫哉予蓋視為表掇矣別先生去
而列郎曹什九廢學自媿不能為後旣謝
政歸而先生門人董騰蛟輯先生集若干

卷將為副在計以予雅嘗稟誨先生請為
序余幸卒業而嘆曰文其在茲乎文章之
為用也表聖軌經人代俾萬古不冥行非
小物也而學士大夫乃務馳騁戲豫以是
佐粢醴而銷歲月無恠乎世之雕蟲其業
矣乃先生所稱說奚然哉讀是集而知其
言信矣我明創宇二百餘年休養生息
天下如覆盂然而磊落瑰瑋之英無所自

見其竒則徃徃託之論著謠誦以寄其雄心而舒其逸氣于是槃斲競工笳鼓迭奏浸淫于今日而躡影傳響偏天下矣然黠者濫竽而悍者沉駕竊胠篋之糠粃而負爲玄黃之竒秘抗手軒目緩筋散神酣嬉淋瀝顛倒于綿蕞之外而以自恣也則豈惟雕蟲實螟蟻矣先生不事豪舉落落穆穆動止造次矩於儒者其爲文章本之經

術發之天倪當其思致所放驅馭百代睥睨四宇颺舉海溢不可追躡障悍而才約于矧範氣歛于體裁規日表月盤璣握壁未始尺踰而寸戾也其感慨時俗則若與燕趙男子相悲歌其論說理道則若與齊魯諸生相揖讓至其抵掌經綸則鑿鑿乎切當世之故而又若下上董賈也所謂表聖軌經人代先生有焉自是而文章始不

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為雕蟲矣先生自學憲謝病歸十餘年而
召用稍歷至藩伯復謝病歸又十餘年
而先生亦既老矣 國家方隆耆碩而不
能以三事待先生豈亦以雕蟲視耶不知
先生固人龍也論者謂先生碑誌倣班范
記序法韓歐古詩宗漢魏近體本王孟然
皆得其神髓而非竊其糠粃能為古人語
而不為古人語者也歷下諸子知無能以

雕蟲沾沾地下矣

贈郡博士姚先生序

陸生元平輩過予而津津稱姚君之能以
經術教人也馮子曰吾嚮已耳之是狡狡
于衆者也夫六藉之為言也闕意眇指含
元氣而宰胥靡三代而上所以希天也世
儒卑卑務剿說以逐嗜慢心浮氣視若卷
語幸而一當蹇修則不啻棄唾至其徒業

文獻通考卷之二
于二氏則忽如涼颶之襲腋零露之入咽
而纒纒不自休豈聖人之學不尊於二氏
耶習之者失其所以尊也譬之以釣天之
樂饗鳥而以狐父之戈鏑矢則無爲貴矣
博士之爲官也以道教人其重也自庸庸
者流屈于日暮而局志于畛域之不可越
抑首促步而日夏蛙也則見以爲冗且猥
夫亦居之者失其所以重也以不能自重

其官之師值夫不能尊經之學者其孰能
相與以有成姚君爲吾郡博士巍然自持
而嶒然不滓既已不卑其官矣至其爲學
則廣博浩肆無所不窺而必本六籍以爲
諸生嚆矢曰精粗道器具于茲矣而不以
其學爲學而不以其文爲文吾知其非文
也非學也或有滯經以求華顛而矇者則
誨之曰即經而心也即心而經也一念欺

一毫肆是謂悖經若求之此心之無所欺
無所肆者而已矣又曰夫人也在宇一介
在宙一息而此心則與宇宙俱也知我心
體之無量則無營營以資一身知我心體
之無窮則無汲汲以趨一世二氏之學雖
曰明心雖曰觀妙而實主于自私自利其
孰能以渣滓吾六經也夫姚君尊其經若
是宜其能不卑其官也然其器足以守之

其氣足以充之一時士子相顧而化蒸蒸
齊魯風焉吁嗟君雖託迹于枳棘而意趣
則膠葛九閎矣異日憑豐隆翹蜚廉一舉
而無極則人亦孰能卑君陸生又言姚君
之來挾一騶奴布袍蔬食而所入月俸以
資貧乏其他質行種種宜書以諷在事者
然直指業已疏之 天子無容贅矣

戴處士鳳梧墓誌銘

君諱邦伯字理卿別號鳳梧其先本自殷
微子封宋九世而傳戴公因氏焉漢有戴
德戴聖號大小戴以治后氏曲臺記著稱
迨晉而有戴逵戴顓為譙高士宋之南渡
也戴氏扈從再遷雲間吳會里因家焉元
末有棲雲公仕為萬戶子仁甫為提舉而
戴氏始豪吳中矣提舉二子曰彥文彥章
洪武初郡人錢鶴臯亂 高帝盡逮吳中

諸大姓以違制沒藉彥章戍蘭谿別為族
彥文發鳳陽營城旋釋歸因號復樂復樂
生鏌鏌生宣以長子春貴贈考功郎中次
子司訓昌昌生孺孺生意號東泉公自復
樂公後戴氏以甲乙科顯者十一人而東
泉公最博雅人期其必第卒不第也為博
士弟子有智度而廉直不侵然諾專以惠
利急人之阨既已存亡生死之而口不廢

文房金匱
卷之二
五
伊吾手不妨觚墨也竟東泉公世而里中
暴者沮屈者伸賤者無敢爭錙銖而豪者
無敢作氣勢少年時時竊藉其名以行即
甲乙顯貴人亦自謂弗如東泉公矣東泉
子爲君生而穎敏長能自力于學飫醇探
齋聲蔚然起矣旣屢試輒北則嘆曰余髮
種種矣而呻佔乎哉求名者謂可不朽此
身也身易弊而名難致柰何獨操古彛挾

齊瑟婆娑竭蹶以與少年競無能致名而
速弊其身哉吾戴氏之先傳信都而守九
江者以顯官聞人志於今也而琴書圖畫
雙柑斗酒如達如顯布衣逸致亦寄人齒
頰不衰吾盍以此世其先乎遂棄去不事
而給諫袁公世榮亦罷居里相與擊鮮命
酌幕天席地窮日落月醉則放歌悠揚激
烈雄心豪態若無千載即甲乙諸顯人且

螺蚿之而竟酒則逡巡退讓若不勝酒者
矣間爲聲詩清絕閑肆而醉中所得尤有
韻致末年益務浮白與時人相牾頗遭譏
嘲則自解曰甚矣吾之淺於世而深於酒
也然酒豈負我哉其引吾而之溟滓也引
吾而之太古也引吾而之六合外也地不
幽而勝鄉不越而遠矣公雖任達而性至
孝或酒態頽唐若不可支而見東泉公則

整巾易容無敢跛側嘉靖甲寅島夷猝入
里中君與父相失則籲天泣曰寧死我無
死父也冒刃突烟創出股下卒負其父而
歸自後僦居郡城其業半廢于甘毳矣卒
不肯操竒贏問生產值歲饑里中下戶匍
匍來貸子錢君不以無爲解傾橐與之至
期往士貝負見所負者纍然也則焚券掉空
舟而歸歸而爲庸調所困乃更貸豪家居

二年業盡於豪家至無以朝夕而益市書
教其子大豫櫛楚不少貸及病革執其手
而泣曰而先固禮樂之胄也信都九江而
後顯者雲仍至於予而獨裋褐菽俎以妥
侑乎汝能以經術顯則續吾祖矣大豫以
故卒自奮能世其家云君生於正德九年
正月廿九日沒于隆慶元年七月廿四日
享年五十四子四人長即大豫爲諸生娶

錢氏仲子大桓娶沈氏次大升娶謝氏季
子大復聘宋氏孫男五女二君沒二十年
而大豫泣語予曰嗟吾父乎業文而積德
亦旣勤止乃余小子無良竟不能舖業而
啜積茲墓木拱而汶汶無聞也余小子非
人哉願借子言以不朽吾父小子即裋褐
菽俎甘矣余感其意爲作銘
銘曰鼎也而支柱驥也而駕車瑟彼玉璣

于以盛脂吁嗟乎公而止於斯孰是昇之
孰是抑之全天於酒玩世於詩於人而畸
於品始竒朱旄露冕所享有期得也非巧
失也非愚浦溲之間吳會名區彼宰如者
爲公之墟

廣陵李君像贊

服不野而衷貌不癯而豐其口若慈其目
若空孰灌園而自異孰橐鯖而自通以爲

晦也而第五之名不減驃騎以爲顯也而
六百之秩不過曼容豈食清而游濁信一
蛇而一龍噫嘻世將迹子於茱萸之村瓊
花之宮而不知其乘奔眇憑豐隆游曠垠
之野以友鴻濛者耶

寄張太史洪陽書

往日長安中曾奉曲室之談自惟謏劣何
所當於門下而見謂清通簡要薦寵不遺

餘力由今思之且感且竦別來數載世事
一新竊恠諸賢紛紛無有平等廣大之意
一語之得扞罔自高一事之竒呼吁不已
此與利達之徒其汲汲循世等耳獨門下
剖心露齟有所樹拔而不以為名不以為
負淵乎哉於道深矣讀所著撰語皆實際
鍼砭俗學為能中其膏肓良工苦心亦既
勤止哉夫人得天地之精粹者以為性而

糟粕者以為形形有盡而性無量惟其有
盡則此四大何物為我惟其無量則彼衆
品何物非我今不求其所以為真我者而
營營以奉其幼我鄙者急膏脂而豪者爭
月旦間有稍知學問者亦徒競影與聲逐
逐焉若擊建鼓而求亡子此雖所務不同
其為罔生一也非先生提撕而開導之何
以使斯道不泯升沉異路無由奉頌史之

燕敬因侍御毛先生之便僭布區區不盡

管東溟疏草跋

余往歲叙管丈疏草知其與趙太史相經緯爾而近復得其詆牾故相之狀媿所叙未悉也方故相奪情時太史沈君典亦抗章論列君與之隣比且朝暮相過從也兩人握手瞋目裂眦效慷慨於盃酒者每爲緹騎所偵則故相實次骨啣之吁嗟君在

虎口矣而又以手探其牙寧不遭噬齧耶封章九事言言董賈也而摘匿疏之奸指廷杖之害尤凱切亢直犯故相所深諱君斯際盖甘噬齧如飴矣予每見言事挫阨之士中淺者易挾而外慕者易疚君歸自里崔室蕭然至無以朝夕而談詠自如陶陶日夕忘情於棄而絕意於收噫此惡可與淺中慕外者道也然則往日之舉豈其

文獻通考 卷之二
託媒于口舌而博名高者耶三復斯疏而
有感也再爲之跋焉

金閭稿卷之二

馮時可元敏著

奉徐宗伯先生書

歸田以來本意寄傲菘菁自恣於廣莫之
墟而貧病爲累窘然匏繫即安期之駕幾
命而幾輟乃知五湖杯水造物亦且有靳
矧欲騎鳳而周諸岳固知其杳然哉丹鉛
之業鎔裁三五馳騁古今淒風飛雨興雲

震雷寒星耀日出鬼入神其窮致極趣亦
何以易百城南面然以徹性命者觀之則
區區掇菁丐馥終不能自解于天刑而未
免於業障也日來歛神凝精迴觀默照亦
自恍然獨恨難釋者名難淨者習名根習
氣如二豎之切於膏肓其爲生也幾何哉
竊不自棄欲加意掃除之而未能也若能
祛此二豎洞見性真則通天地萬物無古

今人我又何假於一吟一咏之樂耶吳門
五達之區輪蹄所聚苦于詩文酬應近則
一切謝絕杜門習靜有似枯禪其於群籍
惟稍稍游涉以自閑適而已若剔腸剝腎
竭力鑪錘以疲繭其身而搖蕩靈府則有
不能爲役蓋徹於性命則文章即道不徹
於性命則文章爲物至人者將旁礴一世
奚以物爲事焉違教良久謹以所事請質

惟先生正之

與孫栢潭太史書

燕市獲奉清塵雖相見不數而邂逅過從
虛往實歸竊自幸也別後曠以日月山川
間之聞問濶焉每向朔風何嘗不嘆執事
文采標擅烈亮有聞其以幹時匡俗譬如
發鍼決塘甚盛甚盛今天下雖號泰寧而
虛文相蒙滯濫自如能無戴目傾耳于正

人之爰立哉僕自謝事以來屏居吳山雖
未能高厲太清而陰陽無從食其內亦稍
自媮適獨塵心習性猶尚牽滯則苦於用
力之難耳若文字之業於時無益而於精
有損故且韜櫝削翰屏左史斥鮑謝昧然
自居於恬漠溟滓之天而已矣執事固深
於道者也幸念燕市之雅而教督之僕雖
不敏其且流沫汗血疲驚以逐清塵哉

奉王荆翁閣下書

晉陵別後旦夕引領風采而旋讀封事喜
動大宅君子一出而弘此遠謨真足副時
談慰蒼生矣語云目擊啓智鐸振傲愚黃
鐘大呂響於清廟而繁奏淫聲翕然不敢
復作信矣哉辭之不可以已也然盛植所
動有先於言者而至精所喻又有神於言
者上不干寵下不邀名憤懣而不害其和

踔厲而不失乎敬藹然几几之風而天下
可以想見其忠赤者也當此國論四適之
際賴有先生爲之樹表是天實照臨吾社
稷而遺以先生也匪先生世道其波哉嘗
謂人心士習國家元氣視之紀綱法度所
繫更重二百年來紀綱未壞法度未弛而
人心士習靡靡日下豈真若江河之難反
哉蓋嘗有以深思其故矣江陵在事士莫

不于謁調刺滑澤而乘利便江陵既敗士
莫不縷剔標植扞罔而博名高夫茲士也
無素養無厚造而一旦更脂韋爲骨體非
其質矣上急功則下託於功以爲利上崇
節則下託於節以爲名其所爲骨體者即
其所爲脂韋之人也持衡者不知有學術
而王伯義利之辨不明於天下故士皆數
數然與時低昂隨人嘖笑而不能以已自

樹揚之則驕抑之則憤納之則諛却之則
呻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賤過於秦怨
深於楚如朝霞之無常如暮氣之不振而
欲以若人致太平追黃虞難矣哉語曰大
臣法小臣廉山有猛獸藜藿不採茲幸先
生與二三大臣爲之主持黜浮華遠佞諛
却餽遺破私比崇節儉引正直而又嚴扃
方寸越絕塵垢去就利害無所動搖示以

周行而視以不祧度幾變猶爲荃化鷁爲鳳耳夫當宁有重臣而後士咸知自重士知自重而後社稷重顧重臣之所以重則惟以身重於天下而天下不足爲其重也彼營營然重祿位如萬鈞九鼎而烏能以重天下哉令子玉潤姪女幸得託體知無有天壤王郎之嘆矣敝座主王對翁雅嘗嚮往先生恐不得當茲同列黃扉燮寧有

助其喜可知也已拙稿三冊謹呈台覽敢祈清燕之候賜一語以示教無任感激之至

奉申瑤翁閣下書

伏聞 天子睿聖迷陽菴苑不吝剪伐深爲天下幸慰然而良工苦心亦孔燠矣時可近嘗玩易究古聖賢所以處世變而知先生之業在乾之九三九四也九三居下

之上於地爲危故其爻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孔子贊之曰反覆道也九四居上之下於勢爲疑故其爻曰或躍在淵無咎而孔子贊之曰自試也惕而反復乎道則雖有所慎而非顧忌之私躍而不離乎淵則雖有所試而無亢滿之咎惕而不能下是翹翹者也陳李所以賈禍也循

循者既不足立事而翹翹者亦無濟于事是皆不明乎易者也以先生簡在帝心膺龍光之慶固無危疑之迹而當茲國論回遘人心滄泚之際兕虎矛戟隱伏于莽亦有危疑之機矣然而本之精白濟以臧嘉內持夫有方而外與之無崖慮不動乎几席容不變乎禮結而詭隨憚恠翕然自息正所謂能惕而能躍者更危爲安轉疑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一
為信豈倖致哉或者乃謂交戟之內冥冥
之間邪人佞人恐造飾以行其間矢來無
鄉而遊於羿之彀中則安者不能必其不
危也信者不能必其不疑也嗟乎此未覩
其深者也抑聞之道不爭而能勝德無競
而能強聖賢固無危地也詩曰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又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以女先生體易戒而遵詩訓人

所則矣神所聽矣循是心而無回冥冥之
間 上帝祖宗實式臨之雖百邪人其何
能為蓋所謂惕躍無咎者龍德也有龍德
而又何虞於兕虎矛戟若曰以牝勝牡而
以曲致全則非所律矣自今以始 天子
葵而福祿脆其且矢鳳鳴之章而無狼跋
之咏乎不佞時可不能不為天下幸慰也

上沈少宰蛟翁書

時可自奉光儀十有餘年矣所效力于門下者甚淺而門下所嘉惠于僕者甚深感德之私中心藏之未敢一食息忘也貴陽謝事後寄迹山中望栢梁藜閣間宛如羽人福庭杳不可即而門下霞舉玉立瑞色神采照映華轂則猶在目前也不勝企仰之甚爰立在邇世道人才繫賴不淺想望之殷不啻饑渴邇來仕路清夷苞苴杜絕

而憂時之士猶致慨於士風焉好名者高而違正道嗜利者卑而無大略至於陽爲樹節而陰以招權務竒於所位之外而廢事于所業之中所謂浮淫之蠹也而世方逐聲赴景群起而爲之執鞭其愛慕不啻若公卿之榮雖群咻衆訕而不自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學術不明故習尚易溺此非可以形格而勢禁也詩曰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野以盛植若門下而居
端揆之地爲之嚆矢爲之準繩其帥偷以
厚振濁以清無難者聲聞所及四野其唱
喁哉乃不佞空谷之音其何以自效所進
拙稿伏惟賜教幸甚

上座主王相師書

八山良父聞問濶焉十月間偶過金閭聞
諸道路而知老師令子褻然首群髦也爲

之躍然甲乙青紫雖未足爲達者重而世
德門風亦飛燭一時矣所望修學敏行以
聖賢豪傑自期庶幾竹帛鼎彝之業與太
行首陽黃河大陸相爲榮觀顯大耳不勝
惓惓向者有啓上首輔申公深感士習之
弊申公然其言未幾而公爲後進所乘矣
賴天子仁聖無間魚水之歡然而其事殊
可駭也士習之弊厥亦有由困於佔俾則

學術不充而安於豢畜則才氣不練學術
不充故其識陋而不弘才氣不練故其操
靡而不振較利害於錙錘爭功名於毫末
以干請為職業以訶刺為勲庸鬻卷傖囊
而不知其官守之謂何一遇事變則首鼠
模稜眈眈然莫知所措幸而有喬詰卓鷲
者非真能激頽振芬懷忠抱義也或有所
抑而為竒或有所跂而為竒其始也竊竒

以賈虛名而其繼也負竒以行胷臆鼓舌
攘臂自為賢者而廟庭如訟矣彼夫學術
充而才氣練者不然以忠厚惻怛之心發
為慷慨感激之操其行未嘗不峻而其道
未嘗不廣其異也所以為同也其竒也所
以為正也日月之晦明風雲之變化人見
其竒而太虛如常也聖賢雖或驚世動衆
而其心猶夫日用常行彼且不自知其竒

而安以竒自負哉嗟乎隨俗非道也釣竒
非道也負竒以害正非之非者也蓋古之
爲竒者博萬世之名而今之爲竒者射一
時之利則失所以爲竒矣而後進之士爭
慕嚮臻以非蹈非自以爲賢而不自覺益
可悲矣蘓子曰時者王公大人實爲之王
公大人天下之耳目也示之正道墮其邪
術使天下洗濯磨淬鼓舞奮迅而不自已

則責在老師及諸公耳伏惟留意天下幸
甚胡守才諳有餘傳令執持甚確二公每
加式間之敬于時可顧時可則自甘爲寒
蟬而不敢爲陽鱈也邇來里居之士日益
卑卑於郡國守相也介其權以爲寵而竊
其沫以自濡其尊彼也不啻若大吏而其
自下也不啻若候人間有秉誼守禮者不
目之曰傲民則目之曰狂子大都江以南

皆然而雲間晉陵則尤甚者生長于斯寧
能負甕鑿坯而高飛遠舉乎故知山林之
寡過更有難於宦途也乃二公於時可顧
獨不以形迹見責此非繫藉門下何以有
此異數耶夢山楊公曲示慰諭欲以牛溲
馬勃充其藥籠實惟老師從史之力自循
薄劣其何以當清舉敬因賤隸一布謝私
無任傾戴之至

與鄒南臯吏部書

秋間伏承手教惓惓以文詞爲累實中人
膏肓之病大都古聖賢著述皆爲世道所
謂慮之也遠故說之也詳不得已也而近
世詞章之士連篇累牘無當于用此務華
絕根者爾寧能復蹈其後塵耶邇來屏談
藝之功以實用其力於學而深知其難即
行業昭揭乎宇宙而隱微獨覺之中有未

粹白猶為未學隱微獨覺之中粹白矣而
檢照未密或有自是而不知自恕而苟安
者亦非學也至于世間所貪嗜稱耀而不
能釋者能損一分斯受益一分蓋名非聖
賢所惡也而務之則喪實事非聖賢所厭
也而逐之則奪志不佞日惟以此自勗而
猶欲以是為高明之助也新刻三冊就正
有道伏祈賜教吳春元其質近仁獨有文

癖併冀斧藻尤幸

又

時可向來失學心常患散而氣常患浮近
且黽勉于斯歛如處女定如老衲雖以不
敏之質而本體亦常時露獨恨夾持靡人
易于作輟耳管東溟矯矯風氣惜其淫于
異學顧涇陽伯仲清真恬曠意用不凡當
此季世而有若人其儉歲之稷乎未審門

下曾相識否前太宰楊公詢及中林之士
不佞知二人焉項篤壽之淹雅李盛春之
磊落雖不鳴不躍而實爲東南之寶顧時
可頗知引分不敢輕舉門下試諮詢而稱
進之未始無俾于時也

與戴謙甫

昨貸諸子錢家十請而十不應信乎人不
可以無官兄素以俠自命能於諸孔方長

前作曹丘生耶波臣急矣西江之水寧容
少緩留意甚幸姑蘇山中梅花大放風香
月魄與畸人自相憐媚亦足適也爪牙齒
角各有虧盈僕於錢穀無餘於風月不竭
亦可一咲於嶇嶇間矣萬月泉雖非大奇
俠客亦度幾稱隱淪獨行昨一與立傳彼
便辭世豈文章爲祟乃爾書卷中又失一
蠹魚惜哉

與王敬美大參書

吳江別後條已隔年皇假閒身不以溷夫
詩社酒席而以放于山顛水涯虎丘石湖
以當几榻天平天池獅何二山以當庭除
箭闕大石堯封鄧蔚靈巖青芝以當門徑
寶界惠錫銅棺龍池金焦招隱以當比鄰
天所不奪人所不妬快哉乎其爲居也然
而足下從簪裾中玩世從簿領中寄傲從

塵煩中諦聖隱而冥冥出而犖犖鳳彩龍
德較之不佞空以身爲枯木朽株而無咫
尺之竒毫髮之效者似不以彼易此矣武
夷七臺與使車幸相值而足下以胷中竒
傑秀發之氣與相吞吐其調致可想江左
區區地天豈容兩生倘佯哉閩中文獻淵
藪亦有異書可以供山中長日否久不聞
問特遣一介走候寧化丞吳景元者其人

佳士居里中夙以孝友稱惟不吝齒牙時
薦寵之以爲彼毛羽幸甚

與沈晴峰太史書

時可迂踈于用無當鳩目蠅聲每爲時流
所厄而獨承門下神賞簸揚其糠粃于薦
紳間所以寵靈不肖者甚厚不肖肝膽委
拆亦於門下爲深自掛冠後逃虛姑蘇陽
羨山中偶至雲間不旬日輒去以故無能

馳一楮相聞問追惟雅愛媿心甚矣郁先
生來忽得手書憶曩時相勗之語而謬以
古人獎不肖則何敢承不肖雅志斯道而
童心易僻世味難除十年以來虛負流光
清夜思之實切汗顏近自山居稍有覺悟
然不過醢雞管豹之見即或構撰亦似蝸
蟾耳何足齒哉嘗謂心體無量苟得其養
則縱橫高下無不如意堯禹周孔無不可

追而近代學者一或剝琢其辭少有所詣則傲然自以爲握玄珠而抱靈蛇其他魑飛景附者亦且相爲猖狂以左史爲絕學以騷選爲秘傳以靈均陳思沈宋李杜爲奇貨剽襲模倣而六經蕩如矣至其詆排異調則曰此廬陵眉山之餘唾也此江庾之殘瀋也我固唐以前語而孰窺其藩哉不知學以求心而文以明理求諸心而得

乎理則自唐而下皆精英也否則自漢而上皆糠粃也且左史諸書即庠序後進盡能舉其辭非真絕學秘傳何足以自誇而復以蓋人哉唐宋以後載藉始繁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而况千餘年來文人學士豈能盡沒多見其隘而陋矣不肖林居雖未有得然頗知黑白不敢以是爲北面而奉掃除之役也門下清真恬雅實不肖平生

所傾注且遵養既久於斯理深矣亦念舊
日之雅有以教督不肖否辱索拙集顧惟
應酬之文無得于道真糠粃耳門下何以
取焉敝座師王對翁時時念及不肖幸惟
致意軒車當過吳門容攜杖出山一面傾
倒不盡

與顧韋所給諫書

弟居吳市門者年餘辱承顧盼握手晤言

無間晨夕所以寵靈不肖不啻春芽槎蘖
而几席蘇壤也其何敢忘報江頭別後尚
佯招隱鶴林間松濤江瀨相爲荅應暮靄
入窓輕寒生榻隱然有懷人之思歸而烹
鱸煮葍則益思玄度不置蓋心飛於潞河
燕市者數矣國是回通所需白簡甚急而
久未得覩除目豈當事者欲俟天垣以借
重耶破邪壬安異同在此時矣勉旃是望

辱賜淳甫集深感厚愛顧佛頭上加穢則所不安近鳳洲先生亦梓彭孔嘉集二冊吳下閔然謂鳳洲汰其精者而存其蕪者又譏其雌黃不當孰若茲刻之無間然也久不聞問敬因使者一布區區鳳城春滿吏散烏啼時亦念及不肖否

劉伯母尤太宜人壽序

當萬曆丙戌吾兄弟之同成進士而里居

者丁丈見心管丈登之姚丈熙載槩不佞時可爲四人蓋屈指牽絲之年十有五矣二三兄弟皆不善奸時或以罷歸或以調歸或以乞骸歸相與倘佯山阿比雲霞而親竹栢其樂猶朝署也會劉丈自復亦從南祠部郎上績便道奉尤太夫人還吳與諸兄弟相觴爲樂孟春良日值太夫人春秋七十則諸兄弟進時可而語之曰吾儕

文獻金匱秘
卷之三
幸比翼而成鴈行也不啻骨肉然惟是欣
戚慶慰相與共之若母即吾母也茲舉也
不能辭一觴子亦不能吝一言其亟誦焉
以佐七箸不佞謝不可得則磬折而謂劉
丈子之所以爲母者足以觴矣劉丈踰額
曰不肖孤何以爲吾母觴也孤始背先君
而母也攻苦茹辛早晚興寤身後先其臧
獲者二十年卒使孤就儒業而附二三兄

弟以從有司薦幸而得雋母所以引誼訓
忠程督孤者益嗚嗚不置及承乏司理而
以欽恤詔孤者不置待罪祠曹而以苾虔
詔孤者不置孤所以幸無干大戾於昔而
獲列上考於今者豈實能勤其母賜也母
所以澤孤者渥矣而孤不能以金緋效萊
舞又不能分大官之膳與尚方之醞以薦
所共孤而南者惟是枵然之橐孤媿無以

文獻通考卷之二
爲吾母觴也余語之曰子奚以不釋然賢
母之望養於子也志急於體孝子之致養
於親也善先於祿惟母賢而後子孝相待
而成也子以射策進而以隨牒遠以高第
舉而以留署遷不相衡矣獨母也不內望
而安子於外不比望而安子於南不臺省
望而安子於郎曹竊語子曰兒腆矣方吾
爲寡鵠而兒爲孤雛也惟不續蒸嘗是懼

寧知今日有今日主恩也即人薄南曹而
天子寵譽命于人親織文壓絲寧遺我耶
夫長之爲消蘖也進之爲退萌也兒知之
矣寡取以承天益而緩得以虞人損是兒
善自享也以善自享者而享我其誰不安
汝享人有高下而官無顯晦能其官則晦
且顯不能其官則顯亦晦兒能其官矣以
是享我焉庶幾子矣吁嗟賢哉母之志可

想矣子尸祝於閩而以奉母固不朽子褒
寵於朝而以奉母亦不朽子不爲選懦突
梯以奸時而以恬淡雅正之操奉母尤不
朽子自今羞三江之尊而母以爲大官膳
也酌虎臯之泉而母以爲尚方醞也裁吳
絲與白苧而母以爲金緋服也即吾二三
兄弟之碌碌隨子以誦禱于階庭而母曰
是倘徉山阿不好時者也真吾子友亦足

當天下士矣獨不佞時可拙於詞無以爲
母惠賁則俟母之髦鬢而子益貴幸在日
月之際以金緋舞以法醞薦而命蘭臺石
室之彥以效一言庶其賁哉雖然其矜修
偉行彰彰天下者奚待文也母亦可以觴
矣

英

於此淳淳天下... 聖文... 且... 母... 常...



